

長篇哀情  
寫實川說

# 劫淚錄



中原書局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現代新小說之一

# 劫淚緣

每冊四角  
外埠郵費在內

著者 慈谿馮玉奇

出版者 錦章書局

發行者 錦章書局  
上海河南路  
第一八九號

印刷者 錦章書局  
上海蒲柏路  
第四二三號

外埠發行所

錦章書局

廣州·北平·漢口·

長沙·成都各埠。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三版

上海  
錦章書局  
發行所  
分發處

# 評一

冰心子曰。劫淚緣一書。內中主角三人。若綠珠以拋家相從。用情自是專一。青超拔秋柳於風塵。拒三姨於暗室。以理智克服情慾。人格尤見偉大。因青超之偉大。更見得綠珠相從之得當。乃芙蓉識青超於窮途。披肝瀝膽。傾心相交。識見固超人一等。無奈綠珠已先我而與青超訂約。自己與她角逐情場。當初却不曉得。迨後青超出顛末。病中情狂狀態。芙蓉均所目睹。在常人處此。必更力爭勝利。以期達到最後目的。情願割斷情根。犧牲自己。成就綠珠好事。即所以成就青超好事。其愛綠珠。即自己愛青超也。事本難以兩全。肯退一步着想。天下事自無不可以解決。其識力之卓絕。氣度之寬宏。人格之偉大。事事高人一等。彼曾贊青超爲博愛之謂仁。我謂芙蓉亦可稱爲行而宜之之謂義之了。綠珠難得。青超更難得。芙蓉則更不可得。我故曰。綠珠情之神。青超情之聖。若芙蓉則非神非聖。直已超入佛的世界。大可稱之謂無量慈悲多情。

佛。稱之謂神。不過專一純潔高尚而止。稱之謂聖。即含有至善無上之意。程度已較神高一紙。若稱之謂佛。則大千世界。一切衆生。無所不包。無所不容。雖神與聖猶有望塵莫及。此芙蓉之所以謂方容歟。質諸讀者。以爲何如？

## 評二

玄機曰。劫淚緣人物命名。人皆謂不過作者心理上假想而出。愚以爲不然。蓋大有深意存焉。例如陸青超。陸者。即水陸大陸是。爲人所共知。又卦以六爻而成。乾三連。坤六斷。坤爲地。六劃。是陸即暗暗指地而言。人居地上。首重乎情。情字去心。便成青。氣之青輕上浮爲天。故稱爲青天。純潔的愛情自無愧乎青天白日。故青超的影子曰白化。婚姻乃王化之泉。意殆指此。有心人卽是多情人。與其有心而濫用其情。不如無心而聽其自然。聽其自然者。實超乎天地古今之多情種子也。陸青超三字。既暗示爲天地間的情種。乃漢水陸沉。丁此厄運。既難逃彼

浩劫。自應後來其蘇。故其情侶。名曰蘇綠珠。蘇者。所以蘇青超之困窮也。蓋言青超得綠珠。可以稍蘇其困。是蘇卽陸的唯一知心人。故曰蘇陸知。又唐芙蓉三字。明明是言唐方容。唐者。謂她可以代表唐虞三代的人。用情最是混厚。方者。內方外圓。像錢。故唐氏財獨厚。雖爲交際大家。非常圓通。但規矩方圓之至。故其對青超實無一些苟且私意。其愛人亦不分性別。無人我界。謂非能大度容人者得乎。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青超的清華。好比松風水月。綠珠的朗潤。直超仙露明珠。芙蓉則兼而有之。又詎能方其朗潤乎。作者本此意旨。成此說部。匠心有獨到處。鄙人窺測命名。意殆近是。未悉讀者亦表同情否乎。

## 評三

碧筠女士

(一)水火兵謂之劫。甜酸苦辣無非淚。恩愛怨仇也是緣。劫淚緣一書所演述者不外乎此。

(二)青超遭水災之劫。綠珠揮拋家之淚。芙蓉有未了之緣。一則以合。一則以離。合固有淚。離便無緣。因緣離合。真不知多少淚血耳。

(三)青超不禮於姑夫。得綠珠的資助。爲青超者應如何向上海大學力求轉學畢業。俾得造就。方爲正軌。乃不此之圖。寄身旅館。以致應攷遭騙。殊令人生無限惋惜。

(四)既遭災。又遭騙。青超之運蹇可知。宜如何韜晦自愛。更何心問柳尋花。是殆佛所謂我入地獄。誰入地獄歟。

(五)秋柳以學生而墮入烟花。得青超而重睹天日。不可謂非秋柳之有幸。但苟一巡視豔窟。同乎秋柳身世者。則又不一其人。唉！是又安得許多青超佛菩薩一一爲之援手救之耶。

(六)三姨情奔實由青超病中輕憐蜜愛而起。青超拒絕於後。雖可謂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奈浪漫如三姨。終於不悟遠颺。人謂青超全彼名節。但以因果論。青超實不爲無因。

(七)芙蓉來得突兀。去得飄忽。婉如神龍。首尾都不相見。真是可愛。

令人想熬。

(八)青學一夢一病。將青超心事。歷歷繪出。既省筆墨。又可結束三人。未回尤爲全書精心結撰之作。

(九)青超爲本書主角。自不待言。芙蓉則主中主。綠珠則主中賓。其餘均爲賓中賓。美麗乃是線索。

(十)瓊英聽到火坑生活的可憐。不禁爲秋柳叫苦。聽到園丁生活的無聊。不禁爲青超叫屈。聽到厲正的仗義解囊。不禁代爲叫絕。聽到三姨的夤夜私奔。不禁代爲叫羞。秋柳的要嫁給青超。不可謂秋柳的不是。青超的拒絕秋柳。不得謂青超的無情。造化弄人。誰也怪不了誰的。這幾句話。的係本書確切不磨的好評。

(十一)只知美色。只知肉慾。那裏當得一個愛字。這不過縱慾罷了。關雎樂而不淫。芙蓉認定青超是愛之神。並非慾之魔。自是青超唯一知己。

(十二)却外有劫。淚中有淚。而緣外獨無緣矣。此恨綿綿無盡期。是不

曾爲芳蓉寫照。或曰。芳蓉與青超雖未合。而精神上實未嘗一刻離。殆亦不可爲無緣。其然豈其然乎。

# 劫淚緣目錄

第一回 遭水災窮途悲落魄 投至戚姑夫欺孤兒……………一

第二回 憐我憐卿情深若海 贈金贈帕義重於山……………一三

第三回 迫饑寒投考遭騙 澆塊器借酒看花……………三一

第四回 充園丁暫執賤役 呼大哥且作西賓……………四九

第五回 俠義客拯珠出泥污 風雨夕游子病纏綿……………六七

第六回 體貼入微三姨情重 壓迫到死孽子恨長……………八六

第七回 效鶉奔驚生意外豔 畏多露節全個中人……………一〇二

第八回 疑外疑尋珠返秋柳 巧中巧拾筆識芙蓉……………一一五

第九回 坐對名花聽雅謔 攜將西子泛輕舟……………一三〇

第十回 趁良宵雪中逢舊雨 晤高足燈下探真情……………一四九

第十一回 一室生春圍爐把酒 三徑就荒對影招魂……………一六三

- 第十二回 爲陸郎拋家出走 感雙美輕語溫存……………一七五
- 第十三回 海客言旋承色笑 湖濱小駐樂優遊……………一八八
- 第十四回 溫而柔並肩話綺語 酸又苦攜手試芳心……………二〇一
- 第十五回 祝壽星笙歌並作 見綠珠啼笑皆非……………二一六
- 第十六回 有心人果然成眷屬 多情女畢竟踐前盟……………二三一
- 第十七回 左右爲難情敵當面 始終如一割愛明心……………二四六
- 第十八回 割斷情根用心良苦 傳來密柬感德莫忘……………二六一

# 劫淚緣

## 第一回 遭水災窮途悲落魄 投至戚姑夫欺孤兒

太陽像喝醉了酒。漲紅着臉兒。在西山下慢慢的沉淪。剩下的一片餘光。反映在淡藍的天空裏。呈現出片片的紅霞。似金波高湧。似彩雲迴繞。五光十色。刻刻兒變化無定。一回兒像天女散花。紅紫兒的花朵。紛紛的飄飛。一回兒又像五彩畫像。丹楓婆娑。山巒起伏。蔚爲奇觀。幾隻海鷗。掠着水面。上下飛翔。那白羽襯着晚霞。更覺美麗。遠望長江一碧無際。祇覺得天連水。水接天。此景此情。真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了。那時候。茫茫的長江上。飄浮着一隻商船。艙頂上滿站着人。大家都在眺望黃昏時江面的美景。在船尾鐵欄杆旁倚着一個少年。獨個兒抬着頭。望了天空。默默的出神。彷彿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夕陽整個的去睡了。天空的彩霞也慢慢的消逝了。四周罩了一層薄薄的烟霧。艙頂上的人們。知道夜色已整個降臨了大地。大家都回到艙裏去。祇有在船尾的那個少年却仍是呆呆的站着。四周寂靜了許多。沒有談話聲。也沒有喜笑聲。祇有一陣陣的秋風。發出蕭蕭的秋意。使四周的景色。更增加了不少的淒涼。那少年也覺得黃

昏的好景。也就這樣的幻滅無影無蹤。李義山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真令人感慨系之。因此更想起了人生在世。何嘗不是像浮雲一般，夕陽一霎。刻刻的變換。即以我個人而論。自己過去的生活是多麼的甜蜜。想到眼前要飄流異鄉。又是多麼的淒楚。茫茫的大地。何處是我安身呢。未來的生命。不也是和浮雲一樣。飄搖無定嗎。他想到這裏。忍不住長長的嘆了一聲。天空由灰白色變成紫藍色了。無數的小星。爛燦着出來。但見銀河在天。萬籟寂然。耳際惟聞水聲澎湃。好像萬馬奔騰。又如千軍吶喊。四周是更黑暗了。他低下了頭。望着微弱的燈光下。見船尾的葉子板。不停地盤旋。打得水花飛濺。發出嗒喋的音調。雖沒有成韻。倒還合着節拍。因此他又墮入了一種幻想。要是自己能跳了下去。那一定被它打成一片。葬身在魚腹之內。他覺得這樣子。確乎是一件痛快的事。丟了一切的煩惱。得了人生的歸宿。他握着鐵欄杆。望着黑漆的水面。那水也如乎和他在點頭。他在這時候。又若失去魂魄一般。心如麻亂。忽覺有人在他背上一拍。接着大聲叫道：喂。陸青超。你一個子還老是站着幹嗎。累得我好找。青超這才恢復了他原有知覺。回過頭來一見。原來是他的同伴范白化。因對他望了一望道。你找我幹什麼。白花聽了一呆道：現在什麼時候了。找你還有什麼事。快下去喫飯啦。白化說着也不等他的同意。拉了就跑。進了艙裏。就覺得一陣熱氣。怪難聞的。白化拖着青超在艙內圓窗邊一隻舖上坐下。青超瞧着凳上放着兩碗黃米飯。一

碟子鹹菜。和一碟子豆腐干。因望了白化一下。白化却笑着端起飯碗來。用筷子一指青超道。怎麼不喫啦。青超這才端起碗來。划了一口。用筷去挾鹹菜。還未放進嘴裏。就覺一陣又酸又臭的氣味直冲鼻內。叫他實在難以下嚥。便把一筷子的鹹菜。仍放在碟子內。輕輕的嘆了一聲。呆呆的端着飯碗不動了。白化見他這個樣子。搖了一下頭道：青超。你有三天不會好好兒喫飯了。身子要緊哩。現在逃性命的當兒。祇好媽虎一些兒。好在明天一早可到上海了。就煞了這一晚吧。青超把飯碗放在櫬上搖頭道。我委實不想吃。你獨個兒喫吧。白化向他望了一望道。那麼向茶房另買一隻菜罷。白化說着伸手到青布的夾長衫袋裏。如乎要去摸錢。青超忙拉着他的衣袖道。大哥。你別費心了。我真的不想吃。白化道。餓壞了身子可不是玩的。青超如乎不耐煩般的躺了下來道。那裏就會餓壞了身子。你自己喫吧。白化聽他這樣說。也就不再開口了。青超望着小小的一間艙內。倒要住着三四十個的人。橫一隻舖。直一隻舖。好像沙場上的屍體。東西南北的歪着。聲音又嘈雜起來。有老年人的咳嗽聲。有小孩子的啼哭聲。還有拉琴叫唱……在幾盞暗淡的電燈光下。流動着烟霧。空氣又齷齪。又濕悶。他覺得眼前一切是這樣穢濁的。因轉了一個身。靜悄悄的臉朝着內。斜躺着。白化吃完了飯。茶房擰上面巾。把碗筷菜碟都收拾了去。白化呆呆的瞧了一回青超。推他一下道。你有沒有不舒服。青超顧洋洋的答道。沒有什麼。你別擔心啦。白化嘆了一口氣道。你也別

整天愁眉苦臉了。這次故鄉的水災。(漢口於民國念三年舊曆七月初。江水會漲至一丈餘。全市人民遭災者不知其數。)我與你能活在今天。完全是虎口餘生。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啦。陸太爺和老太。被水淹死了。這是人力不能挽救的。你能逃出了這條性命。這還算是陸太爺爲人慈善的報答呢。你想着過去的事。固然傷心。不過你瞧瞧我。不是一家也都淹死了嗎。你還祇二十歲的小伙子。又是大學裏出來的。到了上海不怕找不到一個職業。就是我把近三十歲的人。也還想活命呢。你別以爲這樣子算苦了。要知道再苦些也得忍耐下去。所以一個年輕的人。終要吃些兒苦。把身子煅練一下。將來才有用呢。他說到這裏。如乎又在感嘆了。青超聽了。更覺沈悶。聽到後來。一團憤憤不平之氣。更覺無限傷心。一時又轉念一想。覺得他的話亦是有理。想白化在我爸的店內。做了五年的賬房。他的性情。我也知道。他向來是直爽的。無論誰有了錯處。他都不管人家惱怒。非向人家直說不可。平日空的時候。和他談談。倒也感到很有興趣。所以兩人感情很好。這次的水災。真巧得很。偏又和他一同逃出。一路上倒也虧他照顧的。青超想到這裏。心裏又覺萬分的感激。忽聽白化又接下去道。明天早晨。到了上海。我先送你到靜安寺路。愚園路蘇公館後。我就要動身到南京去……白化說到這裏。突見青超從舖上坐了起來。握住了白化的手道。大哥。咱們同在死裏逃生。你難道不能在上海找些事做嗎。爲什麼這樣匆匆的又要別開哩。白化倒沒防着他突然的坐起

來。不免一怔。聽了他這樣說。因笑了一笑道。我所以要到南京去也有個原因。一則南京我有一個朋友。他在黨部裏辦事。或許能有個機會。二則上海人地生疏。比不得你有姑母家去安身。青超聽了忙搶着道。大哥。這是那裏話。我父親在日。幫助姑父的地方很多。難道憑着我的臉。連大哥暫住幾天都會不允許了嗎。白化淡淡的笑了一下道。老弟的話固然不錯。不過現在的人心。比不得從前。有錢人最恨的就是窮人。季子所謂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這兩句話。我以為還要掉過來。應該說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才對哩。像你老太爺這樣能救濟別人的患難。現在世界上能找得出幾個呢。這次你這個模樣兒去。恐怕就另有一副臉兒了。……白化說到這裏。忙又嚥住了。握了青超的手。搖了一下轉口道。總之。咱們暫時相別是沒甚關係的。咱們日後見面的日子可多着啦。到了南京之後。有了安身的地方。就會寫信給你的。青超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我真想不到會弄得這樣狼狽。白化道。你別傻了。這也並不是我們兩人如此。你瞧全船這許多人。那個不像我們一樣。要去亡命他鄉呢。青超也沒有什麼回答。回轉頭來向小圓窗外望了一眼。水面上漆黑的。祇有星光點點。如伴着旅人的寂寞。便仍又懶洋洋的躺了下來。這時艙內的聲音。是比較靜得多了。人們都入睡鄉了。祇有不多幾個人。雖然是躺在舖子上。眼睛却睜得大大的。望着頂上白漆的鐵板。第二天早晨小販的一陣叫賣聲。把青超從夢中驚醒。忙一個翻身起來。揉了一下

眼睛。見白化已洗好臉。因忙笑道。你已起來了。白化點頭道。船已碰碼頭了。青超兩手一伸。如乎還不會睡醒。又打了一個呵欠道。這樣早已經到了嗎。白化笑道。自然到了。你瞧那裏來這許多小販呢。說着叫茶房來倒了面水。讓青超洗臉漱口。白化又買了幾塊蛋糕。兩人充了飢。好在沒有行李。也不必忙了一陣。給茶房酒資後。與青超下了碼頭。天尙灰色。如乎還在下着霏霏細雨。晨風吹在臉上。是已感到了秋意。青超自從十歲的時候。會到過上海。那年是跟着父親出來的。記得在姑父家裏住了三個月。韶光易過。一忽兒已是十年。這時抬頭望着外灘的建築物。又添了不少。回想自己的學業。毫無進展。而命途又這樣的多乖。歲月依然。湖海浮沉。剩有一身。正在想着。白化道。三年前爲了營業上的事。到上海來住幾天過。這裏是十六舖。過去是愛多亞路。再下去便是英租界了。這些我倒還記得的。青超道。十年前。我姑父是住在虹口的。這時白化已叫到兩輛人力車。青超在車內瞧着一路上高大的商店。似麗華。永安。先施等都巍巍然矗立天空。汽車來去不絕。往來女子。奇裝異服。目不暇接。有的穿着裸脚的皮鞋。旗袍的叉子開到在腿上。覺得上海號稱第二巴黎的。真名不虛傳。與十年前的情景大不相同了。車子到了靜安寺路。愚園路。蘇公館的門前。停了下來。這時候細雨已停止。雨還開起淡淡的秋陽來。白化握着青超的手笑道。老弟。恕我不送了。青超聽了忙連連道。大哥。你幹什麼這般急。你既然是不願意在這兒耽擱。那麼進

去坐一回兒也不妨事呀。白化道。並不是這樣說。我想趁十點班的車到南京。坐了以後。時候恐怕是來不及。青超淒然道。那麼我該送大哥一陣才是。白化笑了笑。道。你別客氣了。咱們後會有期。前途保重吧。青超緊緊的握着他手搖撼了一陣。仍是依依不捨。白化放脫了手向他一揮道。進去罷。咱們終有相見的日子。青超呆呆的站着。望着他長大的身影漸漸消逝了。才回身向蘇公館的大門前走去。抬頭見兩扇烏漆大鐵門。緊緊的閉着。祇有旁邊一扇小門。裏面坐着一個穿製服的管門人。青超想姑父現在可更富裕了。十年前我記得不還祇有住着三樓三底的租屋嗎。青超忽又想起。哦。是了。五年前。自己尚在中學裏求學。聽說姑父不知怎樣。得罪了一個社會聞人。便要捉他。姑父來求我父親。不是父親請了人替他解了圍。後來他在交易所買公債。便發了財。所以現在住這樣大的公館了。青超想着。便走了上去。向管門的人道。請問蘇成芳先生可有在家。請你通報一聲。有個親戚陸青超求見。那個管門人。好似沒有聽見。頭也不同一回。只管自己抽着煙。青超雖然是因水災來投親的。不過他不是什麼土老兒。會向那個門房說好話。懇求他去通報。青超在武漢大學求學時。什麼人兒都瞧見過。憑着父親祇養了他一個。平日揮金如土。無論什麼地方。那個下人們不稱呼一聲少爺奉承他。今天見那管門人。如此無禮。怎不惱怒。不禁喝道。喂。你耳朵可有聾了沒有。那個管門人只才回過頭來。把手中的烟尾向地上一擲。對青超上下打量了好一回。見他